

立夏后

端午前

□马朝虎

立夏后，端午前，先是油菜收割了，接着轮到麦子成熟了。土地总是不会让人失望，按照时节，奉呈果实。

农历的五月，属于乡村，属于诗人，更属于麦子。白居易在《观刈麦》中写道：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在白居易的笔下，这是多么美好而又富足的图景——阳光涨潮似的泼满大地，映入眼帘的全是沉甸甸的麦子，一望无际的麦田里，殷实的麦穗闪烁着一种朴实的光芒。

我回到家时，麦子已经从地里收回家了，被均匀地摊在院子里，接受着阳光的抚摸。麦秸垛在一边，落了一堆麻雀，叽叽喳喳，起起飞飞，让院子十分活泼生动。母亲拢起了一堆麦子，用一只布袋装起来，嘱咐父亲拿到磨房里碾成面粉。新麦磨的粉真香。

以前觉得，阳光的味道是刚晒过日头的被子，后来明白，阳光的味道是刚磨好的麦粉。我用鼻子使劲地嗅，太用力，鼻孔里扑满了雪白的面粉，被呛得咳嗽连连，母亲笑了，拿镜子给我照，说：“看你，都成京剧里的白鼻子丑角了。”

母亲在灶间里忙碌开了，一会儿铺粉，一会儿揉面。我坐在灶头前，往里慢慢地添一支支柴禾，觉得岁月很短又很长。以前，我老干这样的事——母亲做饭，我就烧灶，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。很多人觉得我没出息。我甘愿这样没出息。

没一会儿，灶间就飘出了麦子的另一种香味。这时候，面粉变成了圆的馒头、长的油条、扁的摊饼。随便拿上一个塞进嘴里，能嚼出各种各样的味道。

母亲换了衣服，又重新扎了头发，然后把馒头、油条、摊饼装进一只竹篮子里面，再盖上一条新毛巾，唤我跟她一起出去。

母亲要将用新面做的吃食，拿给村子里的人分享。

那一年，在故乡那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小的自然村里，就我们家种了三亩地的小麦。大牛家种了油菜，三叔家搭起钢架

大棚种了蔬菜，老张头家把精力放在果园开发上，种上了枇杷、桃子和李子等水果，而黄小庆小两口，早一年的秋收后就去了杭州务工，前阵子才回来，在田里种上了水稻。

我们先去了大牛家，放下了一些馒头、油条和摊饼。然后又去了三叔、老张头家，放下一些馒头、油条、摊饼，母亲说：“新麦粉做的，尝个鲜。”黄小庆小两口的家门虚掩着，他们在稻田里施饼肥，母亲照样在他们的桌子上放下了一些馒头、油条、摊饼。母亲带着我在村子里转了一圈，跟每一个大人小孩打着招呼，而每一个大人小孩都笑着让母亲“有空来家玩”。

暮色开始降临，院子里的枫树上栖满了回巢的鸟儿，叫闹声响成了一片。父亲、母亲和我把桌子支在院子里，正要开始吃饭的时候，大牛来了，他把一壶新打的菜籽油放在桌子上对我母亲说：“老嫂子，菜籽油摊煎饼，香，颜色也好看，松黄松黄。”

话音刚落，三叔来了，手上拎着的是几根顶花带刺的黄瓜，还有一兜子的西红柿，三叔说：“刚摘的，鲜嫩着呢。”这时，老张头也来了，带来了一筐白白的桃子和红红的李子；黄小庆两口子也来了，拿出手机让我们看他们俩在杭州西湖边的自拍……

母亲把黄瓜用糖醋拌了，把西红柿用鸡蛋炒了，把桃子和李子给洗干净了，然后把它们和馒头、油条、摊饼一起放在桌子上。桌子上满了。母亲又添了一些碗筷，招呼大家一起坐下来吃。

院子的门是敞开着，有些人走了，又有一些人来了。母亲和父亲忙碌着，但我知道，他们快乐着。

在乡村，你种的蔬菜、粮食、瓜果并不完全属于你自己，它也属于很多很多的乡亲，大家把自己收获的瓜果蔬菜让别人分享，同时也在分享着别人的收获。这种世俗而又温暖的场景，只属于有母亲和父亲的乡村。而有母亲和父亲的乡村，岁月很长又很短。

回不去的河埠头

□吴大明



AI生成图

周末回到老家，我静静伫立在河埠头，望着缓缓流淌的河水，儿时的热闹场景骤然涌上心头，像一帧帧泛黄的老照片，在记忆深处徐徐铺展。

暮春的河埠头，最是生机盎然。我们几个玩伴找来细竹和白色尼龙线，再找来缝衣针，在煤油灯上烧红，用老火钳弯成钩钩，做成简易钓虾竿。把穿好蚯蚓的钩钩轻轻探进石缝，时不时微微抖动，引诱河虾上钩。一看见虾把蚯蚓吞入，便猛地提竿，活蹦乱跳的青壳虾便落入桶中。那时正是小麦抽穗的时节，河里的虾个头不大，却格外鲜嫩。偶尔钓上通体乌黑的大虾，我们便欢喜地叫它“老墨弹”。因为这些虾只在麦收前后最肥美，大人便唤作“麦头虾”。不过一小时，竟能钓上满满一碗。钓虾需要全神贯注，我们常常趴在石阶上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水下，即便姿势辛苦，也浑然不觉腰酸腿麻，满心都是等待与收获的欢喜。

夏日傍晚的河埠头，是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候。夕阳把天空染成一片暖金，余晖洒在水面，波光粼粼。孩子们已“扑通扑通”跳下水，有的抱着大木盆，有的趴在木板上，有的套着黑胶皮圈，还有的扶着河埠石阶，双脚“嘭嘭嘭”地拍打着水面，溅起一串串水花。调皮的孩子冷不丁往旁边脸上泼水，被泼的也不甘示弱，你来我往，笑声、水声、叫喊声搅在一起，满河都是欢乐。

大哥哥们最神气，手脚并用，双臂交替划水，双腿像小鱼般灵活摆动，一眨眼就游到河中央，回头朝我们得意地招手，让岸边的我们羡慕不已。整个河面，都成

了我们的乐园。直到母亲们一声声“回家吃饭啦”的呼唤飘过来，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爬上岸。

秋日的河埠头，多了几分温情与期待。傍晚，父亲会借来小船，载着我们几个孩子去大队广场看露天电影。广场上人声鼎沸，像过节一样热闹。父亲总会慷慨地给我们每人买一根白糖棒冰，清甜冰凉的滋味，是银幕之外最踏实的幸福。看过许多电影，印象最深的还是《渡江侦察记》，侦察兵们智闯封锁，深入敌后，探明敌人江防部署。他们的英勇机智，在我小小的心田里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散场后，父亲摇着小船归来，桨声欸乃。远远就看见母亲举着手电筒，在河埠头静静等候，灯光在夜色里摇摇晃晃，温暖又安心。

腊月里的河埠头，满是除尘迎新忙碌的忙碌。母亲把堂屋里的八仙桌、太师椅一股脑儿搬到河埠头，细细擦洗，直到木纹泛出幽幽的光。我们小孩子递毛巾、提水桶，跑跑跳跳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最难忘的是清洗床帐：母亲把帐子浸入盛满清水的大木桶，撒上皂粉，脚穿高筒胶靴，在桶里一圈圈用力踩踏。浊水换过几遭，再于河中漂净，最后晾晒出一片洁净的阳光。

如今，河埠头依旧安静，河水依旧流淌，可那些在河埠头钓虾、戏水、看电影、忙年的时光，都已尘封于记忆深处，却再也回不去了。河埠头早已不只是一处水边石阶，它藏着童年，盛着亲情，记着一去不返的旧时光。那些简单又滚烫的欢喜，那些朴素又真切幸福，都化作心底最深的乡愁。



AI生成图